

■ 对谈

# 我一辈子没说过一句硬话 我一辈子没做过一件软事

继2011年出版67万字的长篇小说《古炉》之后，贾平凹几乎每年都有新作问世，2013年出版《带灯》，2014年推出《老生》。近日，贾平凹长篇小说新作《极花》在《人民文学》发表后，单行本也正式出版。针对中国城市化进程向何处去，乡土文学创作陷入什么样的困境，我们与著名作家贾平凹进行了深度对话。

□ 贾平凹 陈仓

## 1 我已经是老头了，头发脱落，眼睛见风落泪

陈仓：我们都是读着你的文章长大的，你现在的写作处于人生的什么阶段？

贾平凹：我绝大部分作品都是乡土文学，虽然乡土文学这个概念产生百年左右吧，而我要说的仅仅是中国社会大变革大转型期的乡土文学。

我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了写作，那时还年轻，当然个头是小但志气很大，当然丑陋但十分精神，到了现在，我已经是老头了，头发脱落，眼睛见风落泪，一日不刮脸面目全非，一周没有吃药那成了怪事。三十多岁时，我就成了文坛著名病人，我那时说，我吃过的中草药相当于三个

麦草垛，我身上打点滴的针眼，如杨七郎万箭穿身。到了六十岁生日那天，我检讨我用过的纸是可以毁掉一座山林和一湾芦苇。十年前，我仍不服年龄，还激情鼓荡着给一位女熟人写过两句诗：才子正半老，佳人已徐娘。而如今，我知道岁月的厉害了，真正体会了古人的“相对无言君且去，有情明日抱琴来”。

但我老在想，从二十多岁写到了六十多岁，我到底写了些什么呢？我为什么都写的是乡土呢？我的乡土文学写作有什么意义呢？

人的一生确实是太短暂，它根本做不了多少事情，如果说你今

年贩羊明天贩牛，那常常就是你贩羊，牛价涨了，你贩牛，羊价又涨，你永远一事无成。有人给我说：你折腾和不折腾，结果是一样的。社会上确实有大量这样的人，叫忙人，匆匆忙忙，行囊空空。而有些人是有事业的，执着地在一口井里挖，在一棵树上吊，这就是说，这个人是为某个事业而生的，即使这样的人也常常是他的事业取得了一点点成就，他还未达成他的愿望他的生命就结束了。正如我，年轻时激情万丈，见什么都冲动，就想写，整夜不睡地写，写了那么一大堆文字垃圾，而六十花甲了，才悟出了一点怎么写的体会，又衰败得没精力写了。

## 2 凭爱好写了十年二十年，才有了受命于天的使命意识

陈仓：你每两年都有新作出来，前边是《老生》，现在是《极花》，而且都保持着较高水准，你自己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？

贾平凹：我听到过别人说我有天分，是为写作而生的，多年前别人这么说我还高兴，如今别人再这么说，我就心生悲凉，我是个多可怜的人呀，从不了政，经不了商，写作确实使我有吃有喝地存在到现在，写作也确实使我丧失了别的能力。回顾六十多年的路，我应该说在我身上有对文学敏感的神经，我的最初写作，完全是出于爱好，只是写到十年二

十年之后，我的写作才逐渐有了社会的意识，责任的意识，有了受命于天的使命意识。

有了这些意识之后，一切都围绕了这一点，我可以不是了父母的好儿子，不是了妻子的好丈夫，不是了儿女的好父亲，在中国长时期，并不宽松的政治社会里，并不融洽的文坛上，我伏低伏小地生活，我瞎火搭火的摸索，有朋友说我一辈子没说过一句硬话，一辈子又没做过一件软事。我虽然不是一辈子。还是半辈子，但这话破了我，就像做贼被抓住了一样。因为我逐渐有了意识，

我只想千万不敢再有什么干扰，影响着我的意识的生成和发展。

我知道由爱好到使命意识的产生是多么不容易，作品有那么一点点提升就像跳高越栏一样是一厘米一厘米的，而又都是以失败来提升的。报刊上有人写文章，说我是“劳模”，我不喜欢这个词，我从来不是劳模，劳模那是辛苦的象征，我觉得我写我想写的东西就快乐，我不认为说谁谁是写作劳累死的。这如同健康与寿命无关，技术与事故无关，身体健康就一定活得长吗，你技术好就一定开车不出事故吗？

## 3 我们面对的不是鲁迅式的也不是红色乡土式的农村

陈仓：《极花》有着从乡村到城市的视域，根据你的写作经验你是如何看待当下的城市化的？

贾平凹：中国的乡土文学，在三四十年代有鲁迅式的，在五六十代有红色式的，鲁迅式的乡土文学是俯视的批判和呐喊，红色式乡土文学是仰视的迎合和歌颂。我们所写的乡土文学当然有鲁迅式的和红色式的乡土文学的基因，它在遗传着，异变

着。马是马，驴是驴，马生下来的是马，驴生下来的是驴，而马和驴交配生下来的却成了骡子。

我们面对的农村不再是鲁迅那时的农村，也不再是红色乡土文学那时的农村。当十多年前，我们还感慨，中国的一切革命都是土地革命啊，我就写过一篇长散文《一块土地》，说的是在城郊一个村庄里，农户是如何贫困，而有一人省吃俭用，积攒钱财，把别人的田地一亩一亩买回来，后来就形成了一大块地，有十八亩，他就成了地主。这就是旧社会。到了1949年，这十八亩地被收没了，强行收没，分给了贫农，这就是解放了。到了上

世纪五十年代后期，这十八亩又收上来，这就是公社化。上世纪七十年代末，这十八亩地又分下去，这就是改革开放开始了，到了两千年来，城市扩大，搞经济开发区，这十八亩地又征收上来，这就是要走城镇化道路了。十八亩地永远是十八亩地，这么分分收收，上上下下，每一次就是一场革命，每一场革命，出了多少英勇事迹，也有多少悲惨故事。

我们读一些史书，常看到发生重大事件时，都要以杀人祭天的，而后来没有这种仪式了，就发现凡是有大的工程，比如修一条路，建一座桥，盖一片楼房，没有不发生死人事故的，其实这就是另一种方式的奠祭。



贾平凹近照

王立志 摄

## 4 有的农村衰败得这么快，我对发展方向朦朦胧胧

陈仓：一个伟大的作家都会在作品里暗示未来，你能提示一下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方向吗？

贾平凹：每一次土地上的革命，它都有骚乱，都有政策，都有运动，都要死人。这种土地上的革命我们都是身在其中经历过来的，至于还向什么方向发展，我们似乎朦朦胧胧，但我们又混沌不清。当我们预感到农村要衰败啦，传统文化要式微甚至消亡呀，可我们怎么也没有想到这种衰败式微消亡的速度是如此之快。

我去年跑了好多农村，我在川道里，在公路沿线到了曾经是万多人口的大村庄去，村庄里静悄悄的，那么长的巷道里，因经年未修，到处是坑洼和泥水，百分之八十的屋门锁着，从门缝看去，满院荒草，屋檐坍塌。整整一个晌午，只看到村口有十几个人。在偏远的山区里，那里都是小村寨，村寨都荒芜了，没有人，没有狗，没有鸡，我第一次看见了在屋墙上跑动着野鸡和野兔。

前十年，我知道那里的小学初中在合并，而这次去，竟然乡和乡合并，都是没人了。我站

在一个已经废弃的乡政府所在的小镇上，茫然四顾，不知所措。在西安，我接触了很多很多来自农村的年轻人，我的家族里，那些堂兄堂弟的儿子和孙子，他们也全来到西安打工，也常到我这儿来，他们生活十分艰苦，但他们没有一个想要回去，即使在城里每日只吃方便面，就是不回去。他们见识多了，思维发生了转变，也无法再能回去。大量的贫困的农村如一片落在地上的树叶，在败坏，在腐烂，只剩下还是一个树叶形的筋筋脉脉。我看着那些来打工的年轻人，看着我家族的那些后人，他们不是城市人，更不是农民，或者说，他们是最后的农民。

面对着这样的乡土，我们的乡土文学写作极其尴尬。应该承认，我们这一批写作者虽然有着鲁迅式的和红色式的基因，经过几十年的思维开放，向西方世界的学习，我们是瓦解和颠覆了旧的文学观，建立和完善着新的文学观，这种瓦解颠覆与建立完善的努力也曾受过质疑和批评，说我们趋同于西方的价值认知。

